

童中涵

味觉密码里的那些人

有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：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。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记忆中，有阿里高原上耐人寻味的酥油茶，还有奶奶做的酸辣冬瓜菜。每一种味道都记忆犹新，触发味蕾的背后，是一段段刻骨铭心又格外温馨的记忆。每一种味觉密码里都珍藏着一些人，而那些人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无限的愉悦和温情。

相信不少去过西藏的人都喝过酥油茶，但我在藏民卓玛家喝过的那种，可能是最原生态的。那是2011年的寒冬，当时还在西藏服役的我，接受一个特殊任务。兰州军区某部沿着新藏线进入西藏，我所在的武警交通部队担负界山达坂的疏通任务。为此，我们住在了沿途一户藏民卓玛家中。淳朴的卓玛拿出了酥油茶和风干肉招待我们，说实话刚喝酥油茶时，作为南方人的我很不适应。但喝上几天后，慢慢喜欢上了这种带着一丝膻味的原始酥油茶。

后来出于感恩，我们开上勇士车，替卓玛去狮泉河的河床上挖冰。这是她们在冬天唯一的水源，可这样千辛万苦挖回来的冰块，化开后里面有不少牛羊粪。

一问卓玛才知道，这狮泉河河畔都是天然的牧场，河水中带着一点牛羊粪实在是太正常。但正是这种夹杂着牛羊粪便的冰水，过滤后泡出的酥油茶分外香甜。

当时我突发灵感，这岂不是跟世界上最昂贵的猫屎咖啡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然后连夜写成《狮泉河上的冰》投到中国武警杂志，不久后文章发表了。当然在部队因为味觉触动我写文章的场景还有很多，这次是记忆最深刻的。后来退伍时我也是凭着这些文章入职了报社，成为一名正式的文字工作者。

另一种触发我味觉记忆的是奶奶做的酸辣冬瓜菜。我的老家在武陵山区，当地土地贫瘠，童年时一年到头可下饭的肉菜屈指可数。但往往只要奶奶打开她的酸菜坛子，一家人就胃口大开，不愁没有下饭菜了。那里面不仅仅有日常的酸豆角、酸萝卜，还有红彤彤的酸辣椒，特别让我现在想起都要流口水的是冬瓜菜。一个个稀松平常的冬瓜，经奶奶的巧手晒干柔软后，成了一片片奶白奶白的冬瓜干，跟酸辣椒一起浸泡上数月后，又成了红彤彤的冬瓜片。夹上一片，在白米饭中一搅拌，整碗米饭都带上了非常有食欲的红色，放到嘴里咀嚼起来又软又带一点嚼劲，是我儿时最爱吃的下饭菜。

因母亲身体不适，我童年大部分的爱来自奶奶。而这爽口下饭的冬瓜菜，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奶奶能给我的最好的下饭菜，一片一片都饱含了她对孙辈满满的爱。

现在奶奶84岁了，再也做不了冬瓜菜了，但电话那头不时的嘘寒问暖，让我备感温暖。去年，我用了三个月时间，用十万字叙述了奶奶平凡而又坎坷的一生，当我把书送到她手中时，她笑得像个孩子。在她的脸上，我又看到了当年她夹冬瓜菜时的那份慈爱，冬瓜菜是属于我们最温情的回忆。

人生在世，食色性也！每一段人生路途中，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人，尝到不一样的味道。但每一个味觉密码里面，都有一个抑或是一群值得珍藏的人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回忆起这些刻骨铭心的味道，回想起那些带给我们温暖记忆的人，心底又会特别温馨，嘴角也会扬起浅浅的微笑。

老家行

向 徽

最近陪同父母和小孩回了一趟洞口老家，与其说是回家看看，不如说是一场旅行。

骑行的山路

摩托车是这次回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，说实在的，我觉得摩托车对于山村来说是非常适用的工具。婉转曲折的山路于许多汽车及开车的来说是一项挑战，而摩托车就游刃有余了。

从镇里到乡里是骑摩托回去的，一路上是清新和映眼的翠绿，耳畔的山风揉合着蝉鸣，路边时而跃现的山泉，清澈甘冽。一路上，父亲和我讲着当年修路的故事，我的爷爷是这条不长但有众多弯道山路的一名负责人，他沉稳持重，很有声望。然而，由于医疗条件的缺乏，爷爷英年早逝。这条路竣工之时，他已病重。通车那天，爷爷拖着我爸艰难地爬上屋后的山坡张望。爷爷说过什么已不太清晰，但那满眼的希望永远印刻在爸的心中。

这条16公里的山路，曾是我爸那辈人拼搏翻越的路，多数时候

是挑着重担步行的。后来，很多人从这条路走出，成为外出务工、建设城市的一员。到我的时候，这条路似乎是那道需要跳出的“龙门”，从雪峰山深处的中学，进入镇里的高中，再去往省城的大学，再到工作的城市……

现在这条路已经铺上水泥，成了联结故乡的穿梭在崇山峻岭中的飘带。尽管工作后回家的时间愈发减少，但每年都会回家几天。

除了这段路采用了摩托车的交通方式，老家很多地方的路都可以且适用骑行。去往深山游玩，爬上山峰观景，来到河边抓鱼等，摩托车均是绝佳的方式。回家短短几天时间，还曾和父亲去过一处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深山水库，尽管已经荒芜，但却是那一代人拼搏的见证。

深山里的精灵

尽管回家的行程常常很短，但每一次我都会去山中的小溪游玩，因为那儿有许多儿时的欢乐，守护着这份欢乐的是那些可爱的精灵。

最先想说的是“小娃娃鱼”，显

然不是大鲵，据说也常在夏日的雨后，发出婴儿般啼哭的声音。我想应该是小鲵或者蝾螈的一种，但可惜我没有学生物专业，也自觉不必辨别得那么清晰，就当它是“娃娃鱼”吧，这样挺好！在那清澈的小溪里，清甜欢快的溪水中就能找到这种可爱的生物。翻开一些较大的石头，常常能看到手指般大小的“小娃娃鱼”藏在沙石或枯叶间，用手抓起来就能感受到它那黏黏的脚趾和湿滑的皮肤，宽扁的嘴巴和黑点般的小眼睛，全然一副“萌”样。

然后就是石蛙，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常是儿时的“战利品”。石蛙也是夏日傍晚或者雨后的重要“乐手”，发出“梆梆”的浑厚声响，而另一种叫“鸭蛙”的则会发出鸭子般“嘎嘎”的声音，再加上树林里的蝉鸣，风拂过树梢的声音，以及水流的“叮咚”，宛如一场交响乐。

小溪里的鱼是另一种让人流连的精灵，不管是钓鱼还是网鱼，都曾给童年染上缤纷的色彩。现在每年回去也会去钓钓鱼，不在吃，而在于那份静谧的感觉。

除了这些小动物，还有山里的那些野果，“五皮子”、猕猴桃、“八月炸”等都是令人心动的美味。我常说，那些是我吃过的味道最好的水果。

我常想，为何这些深山里的生物如此引人入胜？当因其点缀着这一片幽静的绿水青山吧！

瞻仰井冈山烈士陵园

(外二首)



周进军

你伟岸的身躯，挺拔在井冈山上
有你的微笑，有你的传奇
还有你的美丽诗行
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
你在守住血染的土地，你在撒播幸福的种子
迎接风霜，拥抱太阳
多年后，人们想起你时
想起的，仍是在刀光剑影里的心跳

黄洋界

风，只管悠闲地缝补时光
云偶尔回头，误将我们当作一只只
饿了鸟儿，或一段随手插入的空白

从前的故事，倒过来又放一遍
再现当年保卫战的传奇
那门迫击炮也成了战斗英雄
“黄洋界”三字，是战士和井冈山人民
用血和肉铸就的一座不朽丰碑

大井小井

它是一大一小两个拥有体温的词
在秋风的韵律中，阳光给它铺上光鲜
和喜悦。屋后满山的翠竹，是一页页插画
它们的头颅出没于云端
早被革命的火焰染成红色，连同主席坐过的
“读书石”旁边的枫叶，也染成了红色
染成了一面面鲜红的旗帜

别了秋天

肖 冬

步入冬天

秋收后的萧瑟与凄凉
装满行囊
悄悄地
你走了

天空遗漏几声鸟鸣
在耳边滑落
群山怀抱的瑶寨
一夜间

叶子加速了憔悴
飘落，铺满通往冬季的路
围坐火塘
烟袋锅儿盛满地北天南
坐在儿时玩耍的桥畔
望着秋天
随大雁渐行渐远